

学林|回音

← (上接3版)

之事持不同意见,但是在他们任教的头十年里,并没有大冲突。当赖世和继叶理绥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远东教研已具规模,与东亚研究相关的诸多领域也有了可观的发展。与此同时,历史系的费正清以他研究中国外埠、海关资料的学术成果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阅历以及把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眼光,富有成效地推动了哈佛以及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55年创办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即现在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身)。

叶理绥离任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56年的年末,就有了一次大冲突——中国的训诂、考据学派的传统和欧洲汉学重典籍及文字学的传统,同新兴的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方向和需求产生了冲突。杨联陞的日记中记录了远东系教员间就此产生的争论。当时费正清正计划拓宽远东系教研的领域(“broadened view of East Asian Studies”),并提出远东系和历史系的合作议题供大家讨论。这引起柯立夫和杨联陞的强烈反弹,他们认为费正清有意以历史系来吞并远东系,因为费正清本不在远东系,似有干涉他系教研发展方向之嫌,而且从个人层面来讲,柯立夫也在这一冲突之中尽力维护自己的教研兴趣和方向,强调自己“是元史学者,并非专治文字”。杨联陞1950年代后期的日记里多次记录同事间有关东亚研究发展方向上的严重分歧,他们甚至都到了捶桌子、流眼泪的地步。

这一严重冲突虽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有关课程设置、行政制度和任课老师聘任的问题,但是仔细读来,深层的冲突由来已久。当时已有对传统汉学过于注重文字学而忽略与社会和历史相关的重大学术问题的责问。同时,在美国的大学,即便在哈佛,有关中国的教研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连费正清都说“自己在历史系常觉孤单,故希望加入(远东系)”。因此,以费正清为主力要求以历史和社会科学方法来发展中国学的呼声很高。

其实,纵观他们不同的求学路径和受训练的经历以及教研的兴趣,这种冲突在所难免。费正清早年求学的兴趣就和哈佛燕京学社致力发展的领域无缘。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赴中国的奖学金,都没成功。据他回忆,这是因为他的语言能力不行,研究中国海关和通商口岸的项目得不到叶理绥的赏



1973年,杨联陞拜会法国汉学家戴密微

识。他自己开诚布公:“我没有打算在洪煊莲(洪业)教授那样的学者的指导下,或是在巴黎或莱顿等主要汉学研究中心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然而,欧洲的汉学家墨守成规地认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必须能够独立熟练地阅读中文,能够使用大量的中国参考著作。这就贬低了沿海地区的传教士和领事们所做的汉学研究。”费正清当年的研究牵涉汉文资料不多,显然和欧洲汉学的传统路子大相径庭,美国本土的中国研究的风格在他的这段评论里初露端倪。

需要指出的是,费正清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也有相当长的时间在中国生活。从1933年到1935年,费正清在清华大学任教。1940年代前半期,费正清也生活在北平,但是活动的圈子和柯立夫、杨联陞的大不一样。当杨联陞和柯立夫在苦读经典、修习语言时,费正清则四处旅行,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当时在北平求学的远东系赫夫,晚年在柏克莱回忆说,她在北平的几年里并不熟悉费正清,和他并

没有交往。她专攻艺术史,和柯立夫来往较多。回哈佛后,柯立夫曾是她博士项目委员会中的导师之一。那时从欧美来北平留学的有柯立夫、沃茨寿和冯玛丽夫妇(Arthur and Mary Wright)、海陶玮、卫德明等,他们“常常见面,一起去博物馆、一起就晚餐,然后饭后一起玩耍,等等。我们确实把自己在京留学非常当回事!”她还说这批人对学业都特别认真,觉得“汉学对世界非常重要!”可是相比之下,费正清总结自己当年在北平的经历说:“(当时)关注的并不是汉学,而是那个年代中国面临的社会危机。”正因为,费正清从1941年到1946年间被政府派往中国,参与国家情报协调局属下的研究分析处的工作。他和其他被华府召去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大学,以从事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为政府服务,协助政府关注和策划当前的国际事务和未来的筹划工作。这显然与柯立夫和杨联陞所持的学术研究态度迥然不同。柯立夫深受欧洲汉学的熏陶,而杨联陞则受中国传统国学、考据学的训练。他俩都



“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陈宝琛(1848—1935)书,现藏哈佛燕京学社

有很强的语言能力:且不说柯立夫(能读拉丁语和希腊语,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汉语,会俄文、德文、日文、蒙文、满文、藏文、波斯语、突厥语、意大利文等),杨联陞除通英文之外,还通法语和日语,是他那一辈学者中少有的。如果说杨联陞和柯立夫走的是“阳春白雪”的路子,重在诠释中国古典文献和继承汉学传统,而费正清关注的则是“下里巴人”的诉求,他相信学术应该反映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学者应该承担解释中国社会的重任。

除了早年在北平求学的路子和研究的兴趣和方法的不同,他们任教期间的教研方向、授课特点也很不同。费正清与赖世和合授的东亚通史课(“Rice Paddies”课)面向本科生,目的在于让更多的美国年轻一代了解东亚,从而增进对亚洲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建立和平的国际关系和秩序。他努力普及和东亚有关的课程,而且注重学术研究和现今社会的关联,甚至认为学术应该服务于政府

和社会所需,知识分子应该运用知识和理性来解决问题。早在1950年代,这门东亚通史入门课就吸引了数百学生,而柯立夫和杨联陞的课程只有少数有志于深谙中国历史和边疆史及语言的研究生来选。

他们对承担学术行政职责的兴趣也有天壤之别。早在1948年,费正清就认为,叶理绥来自欧洲汉学传统,和美国学界格格不入,因此没有资格担任美国一些学术机构的重要职位。他在《中国回忆录》(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里写,那一年美国研究远东的学者成立了远东协会,选举理事会成员时,叶理绥落选。不知叶理绥对此结果意下如何,但是费正清就此评论道:“最终叶理绥教授果然落选了,因为他没有美国选民支持。他必须在未来培养出一批学术领袖,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美国支持者。”

和费正清热心学术行政不同,柯立夫和杨联陞都是一心一意坐冷板凳、守书斋、墨守成规的典型的老式学者,他们不仅不关心行政事务,而且视之为累赘。赖世和休假时,请柯立夫担任远东系的执行系主任,柯立夫只做了一个学期就不干了。杨联陞在1960年底的日记中提到,赖世和即将赴日担任美国驻日大使(1961年1月31日正式接受大使任命),希望柯立夫能代理系主任,但是柯不肯接管行政。他不仅不擅长行政管理,也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他和研究中亚的塞诺(Denis Sinor)和李盖提(Louis Ligeti)是伯希和的同门弟子,曾和塞诺谈起在巴黎求学的时光。柯立夫说除了在课堂上,他私下里并没有机会和伯希和交流。塞诺在忆先师时写道:“柯立夫和李盖提一样,都不善于社交(和导师没有多少交往的机会),其实伯希和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好猎奇的学者。”

不仅如此,东亚系系务会上讨论的议题如果不合他意,柯立夫或者提前离开会场,或者索性就不来参加。而杨联陞更是坚守做学者的时间,除了服务于《哈佛东方学报》,一贯不接受行政管理事务。1950年代学社曾经让他负责接待访问学者,他推辞了,说自己不会驾车,又不善于组织活动。1965年,他曾经规劝何炳棣:“避免系务和委员会的工作,专心搞自己的学问。”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只要和学术教研相关,他们总是无私付出。杨联陞对学生有的是无微不至的关照,对学友、同事总是竭诚相助,而柯立夫也同样热心服务于社会,特意抽出时间,自愿到母校尼德姆高中为高中生开俄语试点

方闻印象 陆扬

在普林斯顿许多年,最亲近的华裔学者,首先当推余先生,其次就要数方先生。虽然不在艺术史领域,也从未正式受教于方先生,方先生却对我眷顾有加,几乎把我当他的艺术史弟子看。其实我如果当初知道还有艺术史这么一个学科,说不定会投身于其中。可惜这些年方先生身体状况不好,一直无缘再见,内心总存着很大的遗憾。方先生兼具两种身份:北美中国艺术史的奠基者之一和世界上两个重要的中国书画收藏的建立者,这两个收藏便是大都会和普林斯顿。这两种身份使他必须面向更广大的人群,也更了解传递艺术史观点的多样性渠道。人文领域的学者,很少能有机会像他那样使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研究对象的拥有融为一体,相互支撑。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时常对我们说“留得青山在”,意思是不管艺术史的学术潮流如何变幻,他为学界积累起来的这些精彩的藏品是永恒的,这个贡献的意义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总能留待后来的学人来 appreciate。因此他并不计较学术上的得失,对不同的观点方法,胸襟总是非常开阔,提携后进也不遗余力。方先生是美食家,常常请客,名单里也经常有我。普

镇周边的中餐馆,他不仅吃遍,也总能发现可口的菜肴。最令人惊奇的是,同样一家餐厅,他点的菜就是比别人点的好吃。问其秘诀,他的答案十分值得我记取。用他的英文原话来说,就是“You have to know their limitations”,也就是说,点好菜的秘诀在于了解什么是一个餐厅的局限所在。这显然跟一般人思路是相反的,一般人进餐厅,都想点招牌菜,也就是着眼于餐厅的长项。但细细琢磨,方先生的思路更高明。光知其招牌,那吃来吃去,也就不过如此,而知道了一家餐厅的局限,知道什么是其做不好的,才能最大限度地从其可能中择善而取、物尽其用。这和方先生培养学生的路径相似。他的门生遍天下,从名校艺术史掌门人到博物馆东方的负责人,横跨东西洋。据我个人的观察,对这些学人的事业生涯,他都有推举之功,也都是因人能力而巧妙布局,形成一个普林斯顿俱乐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代纵横捭阖的“学阀”,气度恢宏而意志坚定,这样的例子今后恐怕不能再重复。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葆真《方闻教授对中国艺术史学界的贡献》见11月10日《文汇报》6版)

回音